

此地是桃源—青山野老「四君子」及「山水」畫展 自序



五言聯—開張·奇逸
75×180cm×2 宣紙、水墨 2013

桃源在你心裡

青山野老為文作序，隨緣取材，一揮而就；反正沒有太多人看，就不須引經據典，說什麼「詩書門第」，「世代綬纓」一類麻辣的話。剛剛寫了一副大對聯：「何處覓瀛洲；此處是桃源」。現實中沒有仙境（瀛洲），但若你心中有「美」，你走到那裡？「桃源」就在那裡！

現在我的書畫正要在中華大學展出，「此地」就成了「桃源」。有緣者，值得瀏覽徘徊，連這本書畫集，也算「桃源」吧！

莊子的「大美」

莊子云：「聖人者，原天地之大美而稱神明之容」。意思是有修養的人或有智慧的人，能探得（「原」是動詞，探原之意）宇宙之「大美」；而此「大美」，又恰恰能使「神」（形上世界之主宰）和「神明之容」（現實世界之主宰）稱心快意，恰恰合於牠們的樣子（即「容」）。像這樣的話，一點也不難懂。一個人如果能掌握住了大自然（天地）之美，而合於最高的「神」和「明」的要求，他就是「大藝術家」了。如果能深入體會到莊子這句話。任何美學，任何理論都是多餘的。如果再追問：「怎樣才能探得大自然之「美」呢？」這要慢慢修練的。

我的專業是書畫和書畫美學。但我於1970出國以後，在美國各大城市及博物館攝得數千張建築和雕塑的幻燈片，經過整理研究，而有了相當程度地了解。於是我就很自然地把中西繪畫、建築、雕塑以及樂舞都融化在我自己的書畫創作中。這就是我說的「原天地之美」的入門功夫。研究任何一種學問、一種藝術，要從生活中學習，隨時隨地可學。教室裡、課本上（包括一切專著）所學的都是死的。

野性的呼喚和人文的激揚

欣賞「人工美」（包括一切藝術）和「自然美」有不同的門徑，雖各自有路，卻又可互通互轉，這常被專家、專業人士所忽略。單單這一問題即可以寫成專著，現在只有長話短說，深理淺說。

「筮之德，圓而神；卦之德，方以智」（《易傳》）筮，是古時用蓍草占卜的方法，靠心領神會，較神秘；卦卜靠對符號的推演，比較理性。於是不少學者說：中國文化是「圓而神」的；西方文化是「方以智」的。這說法已被專家學者普遍地承認了。

東方文化偏「圓」（較感性），西方文化偏「方」（較理性），這說法大致不錯。感性者較容易進入神秘世界；理性

者，較容易進入現實世界。二十一世紀全人類有一個共同的願望，是以感性（玄學或美學）救理性（科學）；最少也要在感性和理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，於是全世界有識之士都呼籲：「向大自然讓步」，而發出「野性呼喚」。「野性呼喚」最大訴求就是尊重「原始」，不要過分糟蹋大自然。我們寧願多一點「自然美」，「人工美」要少一點。這一基本概念，便是我創作藝術的大原則、大方針。也是我的美學基礎。

有了這一覺醒之後，我不承認「文人書畫」是中國書畫藝術的主流或唯一。中國「文人書畫」稱霸藝壇快一千年了。「原鄉藝術」起死回生，在中國藝術史的大道上，必然要到了轉彎的時候。所以我的藝術創作的主張是「百無禁忌」：不避鄉土，我也不會「打倒人文」（我本身貼近人文）。我強烈主張：多學學自然，盡量少學「別人」（包括中西大家）。這是我最新的「覺醒」或「頓悟」。雖然我早已「覺今是而昨非」，在「行」的時候，卻沒有邁開大步一走自己該走的路！

一切非我有，放膽而走

最近，我常常罵自己：真是沒出息；不但丟不了中國（文化的渣子），也丟不下西方。同時背伏著兩個「十字架」。使自己左也不對，右也不對。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。昨夜忽然記起兩句禪語：「鑽故紙，機關死；放下它，得之矣！」故紙裡的「話」（道理）全是「死」的，要用它之前，先要把它「活」起來。翻弄死屍的人（包括學者、藝術家）雖未死，也很接近「死」了。另一句是：「一切非我有，放膽而走」。我們來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就大膽、大步走吧！有些「名人」、「大師」，老喜歡坐上主席台的「大位」，豈知人一旦坐上主位，戴上皇冠，再也不須要「站」了，自然也不肯「走」了！不敢「放膽」就沒有了「自由」，時時提心吊膽。有位老朋友好意勸我：「快九十了還講什麼學？萬一病了怎麼辦？」「病了，送醫院啊！再嚴重，就燒一燒！」而今我還沒有「燒」，他已經「燒」過了！

「自由」，是人生最可貴的東西；束手綁腳、提心吊膽的藝術家，永不成材；因為他的藝術品（包括書畫）一直是「綁」著的，「包」著的。藝術是一種「坦然自放」，有多少就是多少；一個藝術家不管大小，總是「我就是我」，真的假不了。當今社會過分強調「推銷」，搶著「上市」「出台」，豈知一個人不必過分被「銷費」，一被「銷費」就變成「商品」，或變成「垃圾」；最好的命運是變成「古董」。「古董」與「木乃伊」是同義詞。人一旦成了名很快就會進入博物館或廟堂，很快就會成「偶像」（木偶或泥偶）。成了「偶」，便不再是「人」，也就無所謂自由與不自由；一人只要活著，自由還是最可貴的！「放膽而走」不太容易啊！

江湖行藏一字秘

藝術界是一個大江湖，小圈圈套大圈圈，把人層層「網住」難得自由。我剛剛寫了副大對聯：「江湖行藏一字秘；藝海浮沉七十年」。朋友問「一字者何？」我說：「只有一個『靈』」字」。頭腦不靈活，治學、從政、習藝，都進不了堂奧。「行」和「藏」是智慧人物最大的難關，小人物一天到晚搖旗吶喊，也樂在其中。「碧海掣龍鯨；蒼天問神明」。若能與「神」「明」接近，一切大學問、大問題，「神」「明」自會指點你。愛因斯坦晚年，嘗言「我越來越接近上帝了！」即接近「神」「明」。劉再復勸莫言：「要做個鯨魚，不要做鯊魚」（鯨很多時間潛海底，適當時間才浮上海面吐口氣）。莫言答：「我做不了鯨，卻不做鯊」。鯨之可敬可畏，牠不會同類相殘、相鬥，而最懂得「行藏」之道。子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；唯我與爾有是夫」。當行則行，該藏則藏，要有點智慧，鯨比較自由，公園裡，水族館裡「紅魚」，好大！好肥！並不自由！活躍在淺海的魚，多數的命運是「下鍋」！

藝術家的四品

有人將藝術家分為四品：（一）自娛娛人者。此類藝術家在世俗的社會中最需要，也最幸福。（二）以個體生命力呈現雄強、莊嚴、崇高之美。此米開朗基羅之偉大處。哲學家史作裡看了米開朗基羅展，他說：「羅丹的雕塑，開啓西方雕塑史的新頁，可是和米氏一比，就差了很多！」我說：「米開朗基羅是地球上的聖母峰！」。（三）春風化雨，滋潤孕育生靈。此類藝術家生前不會去搶鏡頭、坐主位、戴王冠。如塞尚（1839—1906）生前不太有人了解他；在中國的石濤、八大，以及牧谿，直到今天，仍少有人了解；但他們對人類藝術永遠有其影響力。（四）大而化之，不言而教、無為而化；這類藝術家是人類「永恆之美」。像中國的老莊。中國近代史上有位虛雲（1876—1995）活了120歲。連中國學界知道他的人也不多；但他是美的化身，他的生命就代表一種「永恆」。像這樣的與天地同壽（永恆）的人，用不著天天練書法，到處開展覽，連「講」都是多餘的。我卻稱他們是「大藝術家」。小人物吵吵鬧鬧，爭得你死我活，一點也不好玩，不值得看，也不值得談。

不知誰把藝術家這樣分品等，太高蹈了。果如是，二十世紀以來連個米開朗基羅（二等）也沒有。不過這是最黑暗的時代，也是曙光初現的時代。二十一世中期以前，一定會出現幾個「大人物」（包括大藝術家），五十歲以下的朋友：「家祭勿忘告乃翁」啊！—這是我努力活的主因。

謝謝中華大學的劉校長及協助這一展覽的朋友們。掌聲和噓聲都好，「此時有聲勝無聲」。展場中願見你的身影和聽你的掌聲。謝謝！

二〇一三年八月八日青山不老仙八十八了，有聲又有色。